

●河北中青年作家丛书·散文卷

家乡戏

杨立元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不仅仅是怀念

——序《家乡戏》

● 李永文

好友立元，勤奋好学，刻苦上进，仅两年内，便有五本著作连续出版，散文集《家乡戏》又即将问世，着实令人赞叹。

立元与我同乡，两村遥遥相望仅十里之距。地相连，水相通，人相识，乡风民俗一脉相承。然二人却并不共时。我在那块土地上挑野菜、割青草、打闹玩耍、捕鸟捉鱼之际，立元尚未来到这个世界。而当他在故乡的田野上叱咤风云之时，我已在城里的街巷中求发展了。

是文学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立元的乡土观念极强，对家乡的感情，挚著而深沉，与一般人的怀乡恋旧是大不一样的。这与他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独到的人生感悟，是不无相关的。

立元生在故乡、长在故乡，在故乡度过了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人生的四个重要阶段。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至今仍在故乡。所以，尽管他现在城里工作，但时不时还要回到那块土地上去。去看望老人，去领略家乡时时变化着的四季风光，去寻觅他的旧梦，甚至还要帮助老人耨地、收割，干各种农活。即使在他当了大学讲师、作家、学者之后，仍然如此。这种亦城亦乡、亦教亦农的“两栖人”生活，造就了他独特的恋乡情结。

此外，城市现代化物质文明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冲击，也为他的怀乡恋旧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深刻的涵义。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描述过：每当他回到家里，进入堂屋，每每先端起一瓢凉水“咕咚咕咚”牛饮大半，然后进屋脆脆地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便躺在土炕上，全身软软的，酥酥的，仿佛要融化了一般，就象婴儿时期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一样。此时，在城里、在单位、在社会上遇到的种种烦恼与不快，便一古脑儿地冰消雪化，消失殆尽了。

谁能说得清，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

人与土地的关系，说到家，就是儿子与母亲的关系。人依赖土地而生存，渴饮甘泉，饥餐五谷，衣食住行，都源自母亲的恩赐，即使死后仅存一把骨殖，也要回归泥土，还给母亲。

母与子之间的感情，是人类最亲最深最真的感

情，绝无半点虚伪。因为母亲不但是儿子生命的创作者，同时也是儿子灵魂的塑造者。……

当今世界，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人的精神世界却似乎在不断萎缩。人心不古，人性淡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变得越来越大。无缘对面不相识，心与心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越来越难以沟通。有识之士惊呼：人，将变成一种无情无义的智能动物！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预言！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现实！

于是乎，良知未泯的人们便极力提倡崇尚自然，归真返朴；呼唤、寻觅、追求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爱与真诚的复归。

这正是立元所追求的，也是他所一再赞美与讴歌的。于是，便有了一篇篇乡土风味十足的散文，有了一幕幕闪耀着真善美光辉的“家乡戏”。

广袤的蓝天，一望无垠的大平原，令人心旷神怡；黑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乡人、芦苇、玉米、高粱以及那数不清的各种小生灵，便演幻成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与美丽的传说。

为人之道，一个诚字——热诚、忠诚、真诚、至诚——有“诚”意者，当为仁人；为文（特别是散文）之道，一个“真”字——真情、真感、真悟、真理——有“真”字者，当自称高格。

立元系真诚之人，如俗语所说的“红脸汉子”，

又能以真情去感悟和描写生活，故其作品方能得以成功，常常于直白平淡处流露出一种朴实无华的美感和引人入胜却不为人知的艺术魅力。

读着立元的这些散文，使我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故乡，重见了大野丰泽的自然风光，闻到了泥土野花的清新气息，见到了质朴淳厚的民风民俗和可敬可爱的父老乡亲。从而，使我得到了一次归真返朴的美好享受与感悟人生的理性升华。同时，我也从中窥见了作者以往的生活足迹，进一步了解了这位同乡好友的成长历程。

我喜欢立元其人——真诚、厚道、朴实，亦喜欢立元其文——朴实、厚道、真诚。读了他的散文，就更了解和喜爱他的为人。正可谓：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而人文合一，乃至高至上之境界也！立元已初得其味。

作家，是一种具有奉献精神的职业，要耐得寂寞，要甘于贫困。想急功近利、发财致富者，是断然干不了这一行的。君不见，不是有许多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而弃文从商，投身到赵公元帅的门下为徒了吗？他们要过“潇洒”、“舒适”的生活。这说明他们不是正经八北的艺术家。而真正的艺术信徒，都是安于清贫的。他们所追求的，是艺术上的完美和精神上的富有。

“疾风知劲草”，立元在这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为了作学问，节衣缩食，家室寒微，连家电都

不买，实为难能可贵！他就像故乡田野上的一棵苇草，为了给人间添一片绿意，顶风冒雨，顽强奋斗，一时的歪风邪气是不能将它摧折的，因为它有顽强的信念和巨大的韧性，还有那深扎在黑土地下的长长的根……但愿它能摇曳出更美丽的风光。

大病初愈，身心俱乏，人生感悟，反增一筹，应命捉笔，信之由之。是为序。

1993年暮春记于绿谷书屋

●
目
录

序.....李永文(1)

第一辑 茅乡风情

家乡戏.....(3)

姥姥门口唱大戏

——家乡戏之二.....(9)

冬天里的歌声

——家乡戏之三.....(17)

瓜棚抒情曲.....(22)

草泊寻梦.....(29)

喜丧.....(39)

煤河畅想曲.....(45)

蟹趣

——故乡野趣之一.....(54)

弄鱼

- 故乡野趣之二……………(59)

捉鸟

- 故乡野趣之三……………(66)

捉叫蛭

- 故乡野趣之四……………(70)

打兔子

- 故乡野趣之五……………(73)

乡村野事

- 故乡野趣之六……………(77)

黄鼠狼之迷

- 故乡野趣之七……………(80)

新闻自乡间来……………(85)

村头古槐……………(88)

金色的种子……………(92)

吃苕菜……………(94)

看海……………(97)

故乡的晚秋……………(99)

在那遥远的小村……………(101)

赌吃……………(108)

剃头……………(111)

童贞……………(114)

秋天的话题……………(118)

腊八粥……………(123)

过年……………(126)

穿戴的乐趣·····	(131)
起名的悲喜剧·····	(135)
脚行轶事·····	(139)
干瘪和尚的传说·····	(144)
苇乡人物·····	(150)

第二辑 天南地北

坝上风情·····	(159)
游寒山寺·····	(167)
小店春风·····	(172)
复旦园记事·····	(176)
春恋故土(后记)·····	(184)

第一辑 苇乡风情

家 乡 戏

月亮升起来，圆圆的，像姑娘的脸，嫩得出水，一按可以出个酒窝呢。秋风下来，轻轻袅袅，像纤纤玉手抚摸着小村，痒痒的、甜甜的、凉丝丝的。月光下，一切都显得飘渺、轻悠，有几分醉态。

小村热闹了，今晚要唱皮影戏。

全家人早已吃过饭，侄儿侄女连饭都未吃，咬着饼子，拽着母亲先走了。我难得回一趟家，这温馨、甜蜜的秋夜曾经给我多少快乐呀！听说今晚是西头肖家四爷掏钱为全村义演。他得了个大孙子，乐坏了，一定要当大头，让村里新开张的皮影剧社为他唱头一夜。农村人好热闹，日子好过，显得大手大脚，不像城里人为几两青菜的价钱斤斤计较。

戏台搭在街中心，那台子离地五尺许，用白布罩住，里边灯光通明，照得一米宽的屏幕亮如白昼。头

遍锣鼓响过，人们往台下簇拥，依地势而坐。邻村的人来看热闹，自行车摆了一溜，还有骑嘉陵的。老太太们坐在前面，孩子们围着台子乱窜，不知谁家的孩子把一只鞋子抛向天空，落在戏台里，顷刻间又飞了出来，惹得人们哄堂大笑。我在最后，斜靠在青草堆上，诱人的草香沁人心脾。

一堆堆轻烟燃起，飘飘荡荡，驱散着蚊虫。

演员们陆续上台了，竟还是老一辈的人。文祥老哥俩，拉四根弦的半瞎子也被搀上了台。唱黑头的肖家老大高约两米，绰号“响八里”，据说他唱影，八里远的村子也听得清。还有我那半神经的叔伯大哥。他们穿戴整洁，连一向赤身袒背的肖家老大也打扮得像新姑爷。看着他们，人们感叹着，老太太们唏嘘了，我竟掉了几滴眼泪。

二十多年了，多么长的岁月啊，我那时还是小孩子。吃瓜菜代的年月刚刚过，我大哥响应党的号召由沈阳重型机械厂回乡务农。他是个好乐的人，原是厂里的宣传干事。他那时就是现在我这个年纪吧，看到人们百无聊赖，和几个年青人一商量，拿出安家的八百元钱置办了一套唱影的家什。年轻人心高气盛，紧打板，开始操练。那时我们全院几十口人，挤在一个狭长的院落里，每到晚上，都挤到大伯家看热闹。我大伯是影社大操，他要影人，花插当个配角。看到那些奇形怪状的牛头马面挂了一院，我傻了，不知道这些纸马怎么会动会唱。

大家约定在农历七月七日这天开唱，先唱《天河配》。到了这一天，全村轰动了，四村八庄，口口相传。人们步行几里、十几里、几十里来看。做媳妇的姑娘、姑奶奶、姑太太们都回了娘家，沾亲带故的也都早早赶来。

戏台搭在街中心，人们席地而坐。戏台是用两个废弃的旧花轱辘车搭起。两只汽灯打足了汽，贼亮贼亮地。真是奇怪，那时掌煤油灯，豆芥之光，似乎比现在的电灯还亮。一阵锣鼓响过，清悠的四根弦声飘荡过夜空。牛郎牵着牛儿悠闲地走上台来，人走牛动，活的一般。人们瞪大眼睛，屏住呼吸，全场静极了。悠扬的唱腔在夜空中传出、凝固、散开，飘飘袅袅，不绝如缕。

每次唱影，我都挤在最前边，有时悄悄地爬到后台，把脑袋探进去，看个究竟。竟发现一个大汉赤裸着上身，汗流浹背，手掐着脖子，眼瞪得如牛卵，脸憋得像鸡冠，粗声大吼，令人忍俊不禁。拉弦的半瞎子，微合双目，身子随弓子晃动，颤颤悠悠，晃头摇脑，似乎干着一项神圣的事业。我一阵嘻笑，被大人喝斥出去。

文成、文祥哥俩和我大哥唱得最好，一个唱老生，一个唱青衣，一个唱小生，只要他们一唱，就博得满场喝彩。文祥哥俩长得俊俏，以后在外村唱戏，颇受大闺女、小媳妇们的青睐，但他们是极守规矩的。

我大伯是皮影社的组织者，他是老小孩，热心肠，解放前在唐山小山皮影社打过杂。他是最辛苦的人，演出前要装配影人，演完后要收拾家什，要影人也是最忙碌的活，有时还要充当配角，唱上几句，为这事使父子俩闹得几天不说话。有一次，唱《岳霄征西》，大哥唱小生岳霄。岳霄在岳飞遇难后，亡命而走，流落到一家客店，受到店掌柜的刁难，发生口角，互相对骂。我大伯唱丑（店掌柜）。当两人忘情地沉湎在剧情中时，台下忽然一阵大笑。父子俩恍然大悟，臊红了脸，退了下来。这事被当成话柄，一时沸沸扬扬，使人尴尬。可第二天，爷俩又都上台，村里人极是感动，从此再无人提及。

唱影是极艰苦的，唱半夜，口干舌燥，只给几个工分，第二天又要早早出工。有时遇见谁家有红白喜事，唱完影，可破例地吃顿夜宵。

我对唱影是极热心的，帮着抬箱子，搭台子，有时也记住几句唱词，到野地里拾柴割草，掐着脖子吼几声，像鸭子叫。一次，唱影剃台后，我竟拾得了一个影人，是个丑角。我没有交给大伯，竟用铅笔描下来，然后把描好的白纸垫在铅笔盒上用刀子刻下来，染上颜色，用蜡汁浸过，跟真的影人一样。惹得小伙伴们纷纷仿效，上课时没有人认真听讲，把铅笔盒刻划得一道一道的。后来老师发现了秘密，追查“罪魁祸首”。小伙伴们没有一个人做叛徒。老师把我们夹在书里的影人搜净，付之一炬。但岂不知真的还在我

这里呢！我不免一阵得意。

每年的皮影由农历七月七日唱起，都是先唱《天河配》，直到秋凉，地里的庄稼收尽了才歇。而我却从那一天起，盼着第二年的七月七。那些老头儿老太太们竟如醉如痴，影唱罢了，唉声叹气，度日如年。肖家有个八旬老妪，卧病在床，每当唱影之际，便疾症全无，看到高兴处，手舞足蹈，喝彩叫好。剃台了，又旧病复发，如一摊泥。我还依稀记得她的面容，满头白发，枯瘦如柴，说话有点结舌。

“文革”起来后，唱影被称为“四旧”。可影社还偷偷摸摸地唱，村里的造反派装聋作哑。谁知，一天离村二里远的镇中的红卫兵到村里造反，古书、古瓷、古器，被扫荡一空。皮影箱被他们拖到街心，影人影卷，扬了一地，一把火，被烧成灰。大伯守着未燃尽的纸灰，嚎啕大哭，如丧考妣，这是他的心血呀！后来这事被镇中红色造反兵团知道后，浩浩荡荡地进村，兴师问罪，大伯戴帽挂枷，游了半县，加之他过去干过伪事，被造反派打得体无完肤。晚上回到家，腰塌了，脸如死灰，痴痴呆呆，我吓得不敢看他。夜间有人砸门，叫我父亲，说大伯上吊死了。我吓傻了，躲在被窝里不敢露头。

大伯死后，最可怜的是我大哥，整天直楞楞地，一言不发，不吃不喝。以后，说话颠三倒四，人们说他神经了。我和大哥最好，他经常给我讲皮影里边的故事。一天，我见他一个人在屋里发呆，跑进去，把

一件东西塞给他。大哥一看，正是我捡的那个丑角，他猛地抱住我，大哭起来。

后来，我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但每年回家都要到大哥家坐坐。有一次，我发现大哥精神焕发。他告诉我，县里成立皮影剧社，他去应试，竟考中了，但考虑家中没劳力，他没有去成，但这毕竟是个喜讯啊！那一次，我带了录音机，让大哥唱几个段子录下来，他高兴地唱了段毛主席的诗词《咏梅》。在家中，他没敢放开嗓子，但清亮、圆润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是呀，春天来了，百废俱兴，皮影这个经过严冬摧残的艺术之树又要吐发新枝了。

而今天，这一切终于成了现实，怎能不让人涕零流泪呢！

夜静静的，月亮升高了，四周清澈如水。一阵悠扬的乐曲响起，只见牛郎牵着牛儿翩翩上场，那影人比过去大了许多，也亮了许多。婉转、高亢的唱腔震动着人们的心扉。人们激动了，拍手欢呼，一些老太太们竟用手擦着眼泪。人们对这古老的家乡戏有着多么诚挚的眷恋之情啊！这些朴实无华的唱词我大都能背下来。今天听起来是那么有韵味，有深意，在恬静、沉寂的秋夜中烘托出诗一般的意境。我陶醉了，沉浸在家乡田园牧歌般的氛围中。